

## 神人畅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7141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71415>.

|                  |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Rating:          | <a href="#">Mature</a>   |
| Archive Warning: | 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  |
| Category:        | <a href="#">M/M</a>  |
| Fandom:          | 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Relationship:    | <a href="#">发郊, King Wu of Zhou  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, 姬屋藏娇 - Relationship</a> |
| Character:       | <a href="#">姬发, 殷郊</a>   |
| Additional Tags: | <a href="#">乳交, 骑乘, 口交, 野外, 手淫, Marathon Sex, 弹琴说爱~</a>  |
| Language:        | 中文-普通话 國語  |
| Stats:           | Published: 2023-09-23 Words: 16,644 Chapters: 3/3  |

## 神人畅

by [QuinnPB](#)

### Summary

武王昆仑半日游

发哥：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和殷郊睡了

## Chapter 1

1.

姬发被鸟叫吵醒了。

已经是十月，这一年好不容易熬过春鸟夏虫扰人清静，竟还不算完。他几天没睡好的怨气攒着，还没睁眼，先提气喊了声内侍的全名。

好一会儿也没人进来，偌大一间偏殿静悄悄的。武王慢慢从榻上坐起，冷笑两声：先是殷郊，一个两个，都是要翻天了。

他撩开帘帐，门窗透进来青色的天光，大概是卯时，太阳还没出来。这时装聋作哑，守夜的宫人理应问罪。他从架上捡了条裤子套上，赤脚几步下去，走到前殿，玄门虚掩着，一伸手，不想门先从外面被推开了。

来人比他高些，眉眼逆在光里，鬓角边垂下一络小辫，确是殷郊的模样。姬发皱眉盯着他，道：“舍得回来了？”

殷郊反问他：“你刚刚叫谁呢？”他俩贴得太近，谁都不让步，殷郊抓起他的手，朝前捏了下。

“不过是——”姬发突然瞥见殿外的景色，微微睁大眼睛，“这是哪？”

他说着跨出殿门，抬眼一看，原来透进来的并非天光，而是水色。殿台下是山石堆叠的小路，扭捏地延向岸边；原本青色的水面，映着层层叠叠的草木，同云端落下的晨光，在宫墙上倒出粼粼的影子。其实只是小小一方池水，但光从四面八方来，像还藏了许多绵延的虚影。他见了，不止惊奇，先想到的却是那些叽叽喳喳的鸟儿。

殷郊在身后说：“还能是哪？不是早说好要来吗？”

姬发牵着他又转身迈进偏殿。他连日失眠，宫人几天不敢进来收拾，处处都是武王的留痕——屏风上挂着半卷朝服，两只蜡烛尾巴被一起摁在案边，下头还摊着几卷他睡前翻过的残本。

这分明就是他同殷郊在镐京的家，可门外又是另一番天地。他见惯仙人斗法，这样离奇的事还是头回。

“我们说好来这里……”殿里潦草，他不想殷郊看见，赶快又走出来，“这是昆仑？”

“你睡糊涂了，”殷郊弯起眼笑他，“都大半个月了，怎么还问这种话？”

二十天正是殷郊同昆仑弟子往玉虚宫聆听天尊论道的日子，武王左等右等盼不回他，十分幽怨，书案与西窗之间两点一线，面色日益难看；天子心情不好，连带着整间偏殿噤若寒蝉，缺了人烟，连气温都比外面低了不少。

姬发听他说完，倒明白了点，问：“你想带我去哪？”

“天尊还有一道没讲完，我怕你睡过才溜回来的，”殷郊牵着他朝岸边走，“你到老地方再等等我。”

这水上只有一条路，山石不知怎么浮着，踩起来摇摇晃晃；殷郊又穿了件从前没见过的浅色道袍，随风摇曳，飘来一阵熏香的气味。他老忍不住盯着看，好几脚差点踩空掉进池里。等到对岸，沿小路折出去，漫天虹光突如其来，把他两只眼都闪花了。

“你沿着台阶上去，”殷郊松开手，在他面前晃了晃，“怎么还跟没睡醒似的？”

姬发揉着眼睛回他：“这谁说得清？”

“我可得先走了，你上到亭子那去等我。”殷郊说着，猿臂狼腰，沿山壁间的凸石跳远了。

姬发仰头看他缩成一个小小白点，很快消失在山顶。昆仑的神光烂漫，眼力实在撑不下去，他低头时，果然流出泪来。

好在四下无人，他默默擦了，再沿石阶往上走，有些心虚。看不清太阳，影子都是雾蒙蒙的，分不出到底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道山顶人多不多；他虽然初来乍到，算是生面，但就穿了这么一件亵衣，还是得躲着点人走。

他囫囵想了一遭，眼见天光越来越亮，只能闷头苦爬。玉虚宫露出尖尖一角，他刚要歇脚喘气，前头远远走来两个白衣仙人。

狭路相逢，他总不能躲到树上去，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再近些，仙人周身浮着圈七彩祥

光，活像两颗长腿行走的大宝珠。神仙他见得不少，清源真君与中坛元帅也不过小小一圈头光，想来山外有山，仙外有仙。武王撙了撙衣领，难得羞涩，垂头立在路旁，想等他们过去。

来人一男一女，正说到大道三千，其声犹如金石，分不出是谁在说话。

一位说：凡人修仙，多为追求长生，只顾修身利人，却忘了修道养心，因此许多人修道数年，难有进益。道法开天地万物时，本该是为救世济人，学正祛邪，再有至道一说。如今求道之人，却多本末倒置，难以修成正果。

另一位说：天下动荡，人心未聚，百姓苦商久矣，因此有人避世而求长生。师兄只看见当下的光景，却忘了凡人与求道之人本就不是一路。

姬发听到这，不免纳闷，她又继续说：求道者惧内闭外，摒弃俗世，以神养形，最终超脱万物；但凡人寿数短暂，弹指之间，就要被掐断与世间的羁绊，故凡人以形养神，要在有限的一生中留下印迹。这是女娲娘娘抟土时就定好的命数。

说话间走到武王面前，拈花仙人又说：师兄怎么忘了子牙师弟？他修行四十余载，仍有悲天悯人之心，一朝金身得铸，可见求道者也并非都贪求长生。

姬发听到这，忍不住打断他们：“凡人求仙问道，也不都是贪生怕死。”

仙人止步，他接着说：“我身边沙场征伐数年的将士，伤痕累累，战场上连死都不怕的人，又怎么会贪恋长生？可他不要封赏，一心求仙问道，因为卸甲归田时，才发现他的亲人都已死在战火里了。”

武王缓缓道：“百姓哪懂这些，只是罹难太多，苦不堪言，总要有个寄托的地方。倘若连这点心愿都要剥夺，又何来济人一说呢？”

他说完，发现衣服又被风吹开，袒出半扇胸膛，十分唐突。再说他小时候爱逞口舌之快，没少挨批，这会竟然又管不住嘴，立马生出强撑脸皮一走了之的心。不料先前说话的仙人没有生气，捋起胡子问他从哪里来。

姬发垂头丧气，答从镐京来。

神仙问他：镐京同昆仑比如何？

姬发说：“难怪人人想要修仙，想来有人见过神仙景象，自然不留恋鸡零狗碎。”

神仙指了指他的来路，又问，那你呢？

他老这样问来问去，姬发下意识又拿手指卷衣带，思忖道：“民多困苦，见不到仙山神宫的大有人在，总要有人要带他们见见人间的繁华。”

这时山顶传来钟声，一共三下，仙人说：你去吧，有人在等你。说完不见了踪影。姬发松开手，半截衣带都被他缠得打卷了；再走两步，就见一道白影下来，果然是殷郊。

殷郊绕着他转了一圈，说：“我找不到你，还以为你又回去睡了。”

“我哪有这么贪睡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有人从前骑在马上都能睡着了。”

“那都是以前……”姬发突然停下，“不说这个，刚刚我遇见两个仙人，也不知是哪座尊驾，你一来他们就没了。”

“要是这么厉害，怎么会看见我还走了？”

姬发揉着额头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刚才差点说错话了。先前我顶撞了他，他就问镐京同昆仑哪个好，我顿时想，这儿未免也太亮堂了，晚上都用不着烛火，好险没再说出来。”

“说了他也不跟你计较，”殷郊拎起半截衣带，转了两圈，在手心捋开，“他眼里我们都跟小孩似的。”说着低头找他身上另外半根。姬发垂眼看着，殷郊发稍里露出一截颈子，光溜溜的，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。

“你之前说要我去哪？”

“山后的……”殷郊把他衣襟缠起来，“算了，反正我俩一块去，你稀里糊涂的，还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。” 2.

这一段路走来很新奇，殷郊带他绕了岔路，再从草里钻出来时，不知怎么就到了玉虚宫偏门下，殿外有许多散会后舍不得离开的道人。姬发侧头打量他们，十分好奇：原来修仙的也不都是衣袂飘飘、仙风道骨。打眼望去，高矮胖瘦，黄发垂髫，各沾一点，有人风尘仆仆，面带倦色，裤腿上还拖着泥点；也有衣冠楚楚的，像是已修出门道，很有一番姿态。

他看了一圈，发现这些人大多像认识殷郊，照面时主动行礼，对他这拖油瓶倒视若无睹。

他凑到殷郊耳边问：“你在这儿算他们师兄吗？”

“那哪成，论辈排我小多了。”

“那他们拜了，你不还回去，会不会落人口实？”

殷郊吁了口气，说：“他们哪是在拜我，这都是沾了别人的光。”

姬发下意识又扯紧衣领：“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人家看我们俩走在一块儿，只当我师傅又来了贵客，这叫借花献佛呢。”

姬发半信半疑：“昆仑也讲这套？”

殷郊撇着嘴，讳莫如深，姬发又回望几眼，那些人果然各忙各的去了。再走几步，他猛然反应过来，一把搂住殷郊狠狠说：“人心不古，你都学会寻我开心了。”

“你不是没信吗？”殷郊拍拍肩上的手，“平时也没见你少干，原来是只许周王放火，不许我点灯呢。”

“不能这样说，”姬发搭着他往前走，“我是想你平时总爱把话闷在心里，以后在昆仑久住，可不能被旁人误会排挤了。”

“我能住多久？等几天法会讲完，我们就回去了。”

“不是这个，我是说——”姬发顿了顿，“算了，都是多久以后的事……”

说着走进一片林子，白玉为枝，遍布金叶，坠着各色珠宝结成的果子，武王难得眼花缭乱，感慨道：“过去见的总觉得已经穷奢极欲，真见到了，只觉得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这样的光景。”

殷郊轻轻嗤了一声，掐下颗柿子给他，问：“你吃不吃？”

姬发接在手里，仔细端详：“这不是块南红吗？”

“你要是饿了，它就是柿子；你心里惦记着奇珍异宝，那它就是块石头。”殷郊从他手上拿回来，连皮咬一口，剩下递到他面前。

姬发叼在嘴里吃了，果然是柿肉，但还没熟透，不怎么好吃。他把核吐在手里，瞠目结舌。

“奇怪，今天怎么没有枇杷了？”殷郊牵着他在林子里走，“我以前在这修炼，摘了好多枇杷吃。”

姬发跟着他，偷偷藏了一片核在袖子里，说都十月了，枇杷大概过了季节。殷郊听到，有点失望，抿起嘴不说了。

### 3.

不一会儿走出金林，水声骤然大起来，沿着山腰下到溪边，听着像南面传来的。殷郊带他淌水过去，走两步突然停了。

“你流血了。”

姬发低头抬了抬脚，道：“好像是磨破了，你能闻到？”

“这是我修行的地方，五感通达，比别处熟悉点。”

他们到对岸，姬发伸腿坐下，先自己抬起脚看一遍，说：“估计是先前爬石阶弄的，都是小口子，我倒没注意。”他说了一半，殷郊也蹲下捏住，拿袖子沾掉了血水。

“是我走急了，”殷郊看他另一只脚，裂口沾水后，泡得泛有些白，“说我爱把话藏着掖着，这都瞒我一路了，你好到哪去？”

他指腹挨个磨蹭这些伤口，无端挠心，姬发下意识往回缩腿，辩解道：“这也不疼，走到后面都没感觉了，我自然就忘了这茬。”他还想说，被瞥了一眼，立刻乖乖闭嘴了。

殷郊端详伤口，松手道：“还是得扎起来。”说着扯开开衣领。姬发没拦住，眼见袂边缺了半条，上面的翎羽洋洋洒洒飘了一地。他拈一小朵在手头，有些惋惜：“好好的衣服，咱们也就裹个脚丫子，还弄得鸡飞狗跳的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殷郊缠了几道，突然低声说，你知道吗，清源真君（1）有件一样的。

姬发立刻在心底远近高低地比了一番，脱口而出：“他穿这件想来远不如你好看。”

在昆仑，他不该这样口无遮拦。殷郊弹了下他脚底的伤，打断道：“我才没要说这个。有回我看见中坛元帅约人打野架，清源真君飞去拽他，他们混在一块儿，也分不清到底谁打谁。等元帅他被灰头土脸地拎出来，真君的袍子不比我这个好到哪去。后来我下山前去找他——”

“你看见他在补衣服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太公把他俩一顿凶，他特地跑来找我学的，我还能不知道？”

殷郊盯着他，好一会儿才缓缓说：“也难怪，名师出高徒，我再没见过他穿这件。”

他说完要起身，肩被姬发一把摁住。武王伸头凑到他脸前，上下打量了个遍，道：“我老觉得你今天哪儿不一样了……”

殷郊勾唇望着他。

“尖牙利齿，像是心眼变多了，”姬发顺着撕破的衣襟撩手进去，解开胸前两道盘扣，“让孤瞧瞧怎么回事。”

他抽手一推，带着殷郊一起倒在草地上。他俩都想支自己的胳膊，缠着滚出去好几圈才停下；他先撑住，殷郊撞在他肩头，啃了一口，再扶手起来时，头发衣服全散了。

他眯眼躺在原地，朝身边勾了勾手，殷郊一把拍倒他的指头，跨到身上，挡在他脸前。

“我没变。”

姬发又朝他伸手，笑了笑：“那也许是我变了，对不对？”

殷郊抓着他的手指不说话。姬发仰头看天，没有云卷云舒，依旧是玉虚宫顶漫天夺目的七彩霞光，看久了头晕脑胀。他从脑袋下抽手出来，想摸一摸殷郊，隔远了，只能碰到腰线，他捋了两把，叹气道：

“唉，哪有人能一成不变呢？从前不懂事，说以后要这样那样的话，没准哪天就变了样。我现在才看明白，谁敢拿永远来保证呢？”

他撩过殷郊的手心，牵到嘴边碰了碰，殷郊顺势贴着他躺倒，轻轻说：“这话跟老了二十岁似的。”

“谁说不是，我总有变成老头的一天——”

突然指尖一热，殷郊张嘴含住了他的两根手指，他不好意思再说了。

殷郊捧着他的手，绕着指腹舔了几圈，又往喉咙里含进去，仰头用舌尖一搭一搭地挠他指窝。此时原本缱绻缠绵一番，但他一戳，殷郊的腮帮子就鼓起一团，很像抱着骨头不撒手的狗。他实在忍不下去，夹着舌头往外扯了扯，殷郊果然皱起鼻子，朝他凶了一声。

姬发伸手垫在他头下，讪笑道：“咱们在昆仑白日宣淫，这可不太好吧。”

殷郊叼着指头，话也含糊不清的：“也不知道我衣服谁解的。”

说话间俩人翻身调了位置，殷郊松开嘴，抬腿缠上来，脚趾在他腿腕乱蹭，蹭得他一背汗毛都倒立了。早先系好的衣带又散了，他掀开殷郊的内衬，在腰腹间揉了两把，沿着胯绕去后面。手指先前被含过，还是湿的，挤进去一根，殷郊立刻扯着他绷紧了。

姬发覆住他额头，弯下去嗦他喉咙，突然问：“你先前在山上也光着脚，有没有事？”

殷郊翻了他一眼，没好气说：“我能有什么事……这时候还想这些，你是不是有事？”

“有呀，”姬发嘬了口他的下唇，单手托起身下的腰，真心实意道，“我想自你修了法相，都多少年了后面还这么紧，我总觉得跟做梦似的。”他说着又塞进一根，屈指撑了撑，不小心刮着肠肉，殷郊顿时咬牙切齿，伸手朝他胯下扇了一巴掌。

姬发齧压抽气，带他在草上又滚了一道儿，正停在水边。等爬起来，一抬头，殷郊猛地捏住他后颈，撬开嘴来缠他的舌尖。他们俩压折了许多小草，殷郊也是青草汁味的，还有熏香的味道，都和他很凶的吻一齐扑上来，吮得姬发有些喘不过气。

他们贴面跪着，殷郊换胳膊环住他的脖子，喘声都慢下来，唇肉腻在一块儿，勾着舌尖不想松开。姬发低眼朝下看，衣褶缝隙间隐约能见到殷郊的前身，在堆叠的仙袍下稍稍立起来，像泛红了。

他吸了吸殷郊的唇珠，松开手里的腰，一把握住了下面那根，来回套了两遍。他熟稔于心，肉扳指时不时蹭着前头，殷郊一会儿胀开了，他再抠已经溢汁的小口，手里的东西很快烫起来。

他有时很爱看殷郊这根弄熟以后的样子，明明翘了，又因太大只能垂在耻毛间，不时还渗出一滴，很像早晨沾了露水的果实。他扶着他，箍住头在手里裹着玩，殷郊果然不乐意，张嘴咬他。

“我还难受呢，”姬发粘着嘴唇求他，“你那一下手多重，不帮我看看吗？”

殷郊嘴角耷着，动腰顶了顶他的手，说：“来而不往是非礼，你先帮了我，我再回你。”

他以前不这么干，姬发险些没抓住，不免诧异：“你今天怎么这样急？”

“谁先动的手，还好意思问我？”

话到这一步，姬发不由眯起眼，松开食指，虚扣出一个圈，在他肉身上弄起来。殷郊挂在他肩上的手顿时又紧了，挺腰开始在他手里抽插，殷郊很急，像嫌茎身刮过掌心的手茧还不够，非得狠狠挤进指腹那道扳指才够。姬发被他弄得有些稳不住，只好掐着点握住了，低头朝前面吹了两下，殷郊在他手里一颤，也朝下伸手去弄，再松开时，精眼很快吐出半浊的白液来。

“你悠着点儿，”姬发见他自己摸得一塌糊涂，于心不忍，顺着脉络弄了一遍，又捋出来些体液；低头再看殷郊的精水成股从指缝里流下去，喉咙也哑了半调，“这回我可是真难受了。”

“我好久没这么舒服过了。”殷郊抖抖半软的前身，撒手随它搭在腿边；再把手浸进溪水里拨了两下，突然转头道，“你想不想……”

他俩乍然望着对方，都有些失语。原来殷郊的眼角、两颊、嘴唇同耳朵，都红的有些过分；姬发也好不到哪去，脸间先前被溅了几颗白点，有一滴正好遮住他鼻尖的痣。

“咱们是不是太放肆了？”姬发先一步说。

殷郊不回他，扣着他的手俯身去舔那枚小痣，再一点点卷掉其余几滴。他们手指缠过，再松开时，姬发掌心那些凉下来的精液就沾了两手。殷郊拽开他的马裤，想伸手抓出来，一凑近，几乎被里面那根深色肉茎熏到。

殷郊脸贴上去，蹭了蹭，怪他：“你烫成这样也不说。”

“原本也没这样，但我不是看你……”说着一股凉意蹿上来，姬发哎了一声，眼见殷郊把掌心的残液全抹在上面，“看你……”

这话再也没说出个所以然，因为殷郊低头一口含住了这根，他这里先凉过，再裹上来的湿热就格外难得。不等殷郊动静，他先长长嘘了口气。

（1）清源妙道真君和中坛太子元帅就是老杨和哪吒，封神里没有二郎神的概念，殷郊喊尊号，相当于同事下班以后叫职称，是他俩八卦时的揶揄。

## Chapter 2

4.

他感觉奇怪，或许是初来乍到昆仑，他变得冲动，殷郊也不再耐心，好像回到他们还小的时候。比如说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无论他怎么教，殷郊总学不会藏牙，太子每每望着他道歉时，都带一点成心的狡黠；这时却难得有模有样，他的东西已经撑开，填得很满，只被沿筋脉草草舔一圈，就止不住地往喉咙里滑。殷郊单手扶住，打着转儿把肉壁上的黏液全吮走了，再松开嗓子，从顶往里吃了几口，慢慢吸进去半身。他们之间好久没做这样的事，殷郊难免口生，难塞进去，只好吐出一小点再吃回去。姬发被反复磨得难受，摸摸腿间的脑袋，想叫他干脆别含了。

殷郊抬头望向姬发，骤然松口，舌根失力，半截舌头耷落在他的马眼边，亮晶晶的。

“你想……”殷郊松开手里的性物，一时竟然有些失声，只好舔着唇把舌尖收回去，“前面……还是……”

姬发捏住他的下巴拽到面前，想起他先前捧手的模样十分可爱，心里一乐：“我今天平白挨了一道，不如都要怎么样？”

殷郊听了低头要再含进去，姬发拦住他摇头：“咱们换一个吧。”

殷郊照他的话张腿坐下，支起肩慢慢仰倒了。姬发掀开他的前襟，俯身用舌舔了殷郊锁骨间的小窝，小声叫他：“你挤紧点，咱们算是头回干呢。”

殷郊就仰头半撑起上身，伸手从两侧托住，往中间拢去，两扇胸肉贴着，堆出一道奇怪的肉沟。他低头看自己，再看姬发，姬发似笑非笑，一股燥意野火似的卷遍了他全身。

“你别笑。”殷郊皱起眉，把手松开了。

“再笑笑就该哭了，”姬发握着他的手又放回去，“看我都憋成什么样了。”

殷郊顺眼望过去，姬发那儿确实比往常更深一些，湿答答的，分不清是他先前玩的、还是又涨出了水；他蓄得太久，原本隆起的前身都有些发肿了，看着可怜兮兮的。殷郊见了，又把那道肉缝撑出来，用脚勾他的小腿，让他跨到自己腰上来。

姬发跪住，一手搭在他肩上，另一只把着下身操起来。实践出真知，他预想的还是太浅薄。首先，殷郊毕竟是个男子，那两团肉抡圆了也不过刚好夹住，尚不及顶；再说他性器上什么样的水都有，他干得又凶，滑腻的胸肉根本紧不住，好几次他都撞到殷郊下巴上；最后，阳物埋进胸膛里的场面虽然有些视觉上的冲击，但真正弄起来却隔靴搔痒，远不如上下两道来得爽快。

他老抓不稳，干脆放弃，改拿着茎身去碾单独一侧胸肉，不时再抵着抽两下乳头。殷郊被磨得难受，受不住先躺下了，前胸空出一半无人照料，又麻又痒，他自己揉了揉，发现中间那颗小点儿竟然硬了，立刻伸腿把姬发缠紧了，感觉下面又胀起来。

“我想射在这儿……”姬发弯下腰，挠挠他的下颌，“不干净，你别碰好不好？”

殷郊偏头躲他的手，抓着他那根往自己胸上轧。姬发猛然被捏住，又从一团软肉上弹起来，实在没忍住，射出一股稠的，正落在殷郊下巴尖。他立刻心虚，但殷郊攥着不让他收回去，马眼被半挤着，再出来的一阵阵溅在喉咙和肩膀上，散出一股腥味。

挂在他身上的腿慢慢松了，殷郊在草上摊开，闭上眼说：“你这闻着跟多久没干过似的。”

姬发没应他，拇指往下头抹了两把，带掉剩的白液，把下面塞回马裤里。他默默想：可不是好久，周王都快睡一整月空床了。

想归想，他不敢在殷郊面前说出来——这才来昆仑半天，他俩就光腚在玉虚宫脚下干了一场，这还得了。他轻轻忏悔了一丝，殷郊突然心有灵犀般睁眼，拈开衣领坐起来，指着颈边的精痕问：你尝过吗？

姬发耷起眼皮，不敢看他：“我只吃过你的，可咱们在一块儿干这事都多久了，想来我自个儿的也没少沾。”

殷郊扬起下巴抹掉一点，沾在嘴里，倾头去喂姬发。他吐舌头的样子很可爱，姬发忍不住一口含了，扣住他脑袋又勾着吻了会儿。

再分开时，姬发鼻子眼都皱在一块，咂嘴道：“好难吃。我的怎么这样？”

殷郊掬水洗脸，蹲在地上说：“你想我太久的时候，尝起来就是这个味道。”

他说得波澜不惊，洗干净再回头，姬发瞪着他，亵衣露出来的地方竟都肉眼可见的红了。“那以前那、那些……”武王难得结巴，手指又跟衣带绞在了一块儿，“还有东征……你都、都……”

“我都清楚，”殷郊凉飕飕地说，“你这个人，尝起来可比嘴上诚实多了。”

姬发捂脸倒在他腿上，捡了一小块衣角遮住脑袋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殷郊轻拍他的肩，忍着笑说：“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平时想要，自己伸手弄弄不就好了，非犟在那等我回来。跟自己过不去，多大人还像个小孩似的。”

武王躲在他袍子下，声音闷闷的：“我见不到你，弄不弄出来都没意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殷郊隔着衣料勾了一圈他的脸廓，“有时我想你狠了，就带一件你的东西到这来……我不怕他们看见。”

“有人撞见过你吗？”

殷郊伸手在他头上写了个字，姬发一掀衣角，握着他的手贴在脸上，说：“往后就算真有人见了也没关系，大不了我把你带回去，不当这个仙人了。我们待在镐京，得空就去殷地，去朝歌郊野的草场上跑马（1），谁也不许跟着。像小时候那样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到马停下，我们在那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幕天席地，就算腻到太阳下山也没人敢来说一句不是。我是大周的天子，万人之上，可我的手伸不到昆仑，我见不得你受委屈。我们回去，哪里都是我封赏的土地，在我家里，他们谁也不能欺负你。”

“你这心里话是憋了多久？”殷郊失笑，“怎么这样小心眼？就算真有撞着我自渎的，又或咱们刚刚被人瞧见了，顶不过背后几句闲话，又听不见，谁敢到面前来说？”

心眼如针的武王立刻说道：“一句也不行。”

“我不怕他们说，”殷郊缓声说，“我这么想，一来我喜欢你，我们交心交身、天经地义，于情于理都没有错，那我想你时情难自己，也就没错；二来蜚语流言只伤人心，不足挂齿，再说我的心都寄在你那呢，他们也伤不到我。”

他说得认真，姬发抬手弹了下他鼻尖，摇头晃脑地笑：“你当了神仙也还晕乎乎的。你把心藏在我这，我又何尝不一样？人家对你不好，你再不在意，我知道了，能不难受？”

殷郊停手，跟姬发那只捏紧了。

他攥得太紧，姬发赶快冲他咧嘴道：“我也不是要计较这些，我是想咱们过去，各种难处都走了一遍，人家说苦尽甘来，我现在只想让你多高兴高兴。要是连你都照顾不好，又说什么天下共主？”

“谁照顾谁还说不定呢，”殷郊在他头发里挑了挑，“我刚刚看见一根白的了。”

“我这个年纪，一根算不上什么。”

“还有眉头当间也皱巴巴的，像小老头似的。”

姬发哼哼道：“真到那时候，那也是万里挑一的小老头。”

殷郊闻言松开他，道：“本来还想咱们再弄一次，听你这话，劲算是彻底下去了。”

“我总得提前想想，像你这样的相貌，又修了仙法，等二十年后，咱们站在一块儿凑合像父子；再过二十岁，我又矮又驼，别人多半要当我们差辈了。”

“姬发，我可真小瞧你了，”殷郊狠狠推他一把，冷笑道，“占一辈便宜不够你乐，还惦记着当我祖宗呢？”

武王滚到地上，原地爬坐起来，眉眼里尽是无辜：“我总要老的，也是就事论事。再说百姓见的都是描出来的画像，又不是真能碰面。日后送相进太庙前，叫画师按我说的改改不就好了？”

殷郊起身拍了拍膝盖，听到这抻着衣领转过来，道：“难为你这份心了。要把我描老一点儿，还是自己小一点？”

“那怎么成？我打算让他画一幅凶神法相，朱发靛颜，三头六臂，你就站在我身边，怒目圆睁，进来的人各个都不敢抬头——”他话没说完，殷郊转身沿着水边走远了，腰带还散着，衣袂轻摇，露出两截脚跟，在草尖里时隐时现。姬发撑腿在坐着看他拐进林子里，没跟上去，把今天见的、听的捋了一道，心里突然清楚许多。

（1）一个考据：殷郊的名字可能来源于“将以甲子至殷郊”，指他出生在朝歌郊外。



5.

果然不多久，殷郊抱着一架琴出来，走近抬脚戳他的腰窝，说：你让让。

他挪到对面，看殷郊从琴袋里拆出来，斫的是伏羲式，但尾巴老大一块红漆，补得磕磕巴巴，玉徽同轸都残了，不像殷郊会用的琴。姬发再敲琴身，木音泛空，竟不是老琴。

殷郊在弦上滚了一道，调不准，但还算珠圆玉润。姬发恍然大悟：“原来你今天是想带我看这个。”

“捡回来好久了，一直想给你瞧瞧。”

“挺好的琴，”姬发在他对面轻轻一剔，“就是跟你从前那架比差远了。其实我当年还去找过，可惜一把火下去，都找不回来了。”

“我这就是从殷墟捡的，”殷郊扶着弦说，“有一晚我们俩喝多了，我半夜爬起来想出去透气，不知怎么就遁到那儿了。许多人趁着夜晚在那拾东西，黑灯瞎火的，也不晓得能摸出来什么。我走到东宫的残垣里，正好剩一把，我猜没烧焦的早都被捡走了，不如带回来，总比被劈了当柴烧强。”

姬发顿好一会儿才说：“怪不得，你补的漆？”

“什么怪不得，”殷郊眯眼盯着他，“你来补也不比我好到哪去，我还不知道你想什么呢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”姬发讪笑，“我在想，我们看是焦土里的破烂，那也是王宫流出来的东西，寻常人一辈子也见不到，民间宝贝着呢。”

“就是残琴，我也不嫌它。”

“也不能这样说。咱们捡只是为了弹，人家捡是要当饭吃的。只是往往不识货，稀里糊涂，也赚不到几个钱，”姬发突然停了，“不说这个，你弹吧。”

片刻有山泉涌出，殷郊起手，溪水潺潺，汇流于松根；再拂手，水滴溅落，川流不息，水滴也要穿石；连环滚拂时，急流一道道沿阶而下，如裙裾飞扬；进退之间，风起云涌，余波激石。姬发阖眼听到第五段，山石嶙峋，水泻如瀑，时散时聚。突然琴声一戾，余音颤颤，松石幽涧都烟云般消散了。

他睁开眼，殷郊伸着左手给他看，中指的指甲边裂了一道口子。

“弹这么久才劈，看来是琴有怨气，要撒在你身上，”姬发把他指尖含到嘴里，咬掉断了的半截指甲，“还疼不疼？”

殷郊摇头，晃着手指说：“殷墟的宫琴，难怪不喜欢我。”

“马有脾气，人有倔的，琴也是一样。往后多磨磨就好了。”

“你在说琴还是人？”殷郊凑到脸前看他，“我瞧你今天也不对劲，心不在焉话里有话……我问你，刚刚这是哪一首？”

“古谱有高山流水，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依此分为两曲，”姬发弯弯眼，“你让我听琴，是想听真话，还是假话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

“水有盛衰，其志无变。前半曲，我听这水常盛不衰，不像山里的流水，更像人用盆在山顶舀了朝下倒，一阵一阵的；后两段蛟龙潜游，总像破水前又憋气沉下去，等了半天，群山万壑也没见着，”他说完立刻又挡着脑门道，“我说真话，你可不许生气。”

“我不生气，不生气，”殷郊把琴身一转端在草上，跨到他腿上，“你是在搞京阳春白雪，听遍国手，耳朵刁了。”

他嘴角还撇着，姬发戳戳他的酒窝：“你知道我又不爱干坐在那，吃饭都得磨磨绉绉，跟少了只胳膊似的，这都是太公逼的。”

他说到太公，殷郊嘴角翘起一点，立刻又挂下去。

“我要——”

姬发赶快说：“我都听着呢。”

“你来弹，”殷郊收起手来，“我是弹不出来了，周王为我抚琴吧。”

“好好好，我也是新瓶装旧酒，”姬发屈腿掂着他搂紧了，贴腰伸出手去捡了团衣服垫在琴下，调两根弦，“你别动，要是坐久了嫌我硌，就说一声。”

“又没披甲，哪能硌着？”

姬发正低头试音，额角蹭到殷郊鼻尖，故意逗他：“有个仙人在这，我怕没几下心猿意马，洋相都出尽了。”

起势是散板，殷郊托腮听几声，想到秋水，又觉得不像。再往下曲调微动，他凝神静听，是尾巴搅起了暗流。他豁然开朗：原来姬发说他的龙爱闷在水底，因此承了一只睡得迷糊的潜龙。往后泛音两连，像水起波澜，涟漪荡开，游龙在闇眼盘在岸头，一搭一搭荡着尾巴；三弦之间，龙身绷起，蓄势待发，意在冲天。他突然间心领神会，感觉指尖下的脸颊好热。（1）

“你别弹了，”他扭头一把压住琴弦，“好端端的曲子被你弹成这样。”

“曲随人意，你听的是我心里想的，也是自己想的，”久坐酸痛，姬发伸腿抖抖，“听到什么了？”

殷郊又被他颠一下，立刻竖起眉毛说：“淫词艳曲。”

“这怎么算？”姬发黏他耳朵说，“还缺个人念词，伴在一块儿才够得上这四个字。”

殷郊瞪圆眼说：“我不会。”

姬发也偏头看他。四眼一碰，好像水滴掉进潭里，殷郊立刻撑着膝盖跪立起来说：我不坐了。

他等姬发张嘴前，卡着他的话茬道：“你硌到我了。”

他想起这件事。

有年酷暑，王城进贡了一批北地的寒冰。鄂顺从姐姐那分了一块，崇应彪按父子例赏了一块，姜文焕从姑妈那得了一块；殷郊是王孙，有份例和姜夫人给的两块，顺理成章要分一半给两手空空的姬发。

冰是申时叫宫人送去的，傍晚他带上酒，高高兴兴去西营房找姬发说话。一进院门，热浪袭脸，还以为西岐人提前过年，满当当的人头；他挤进去，才发现热闹的事影儿都没有，原来都围着他那块冰歇凉呢。

他绕进屋找姬发。通铺都空着，最靠墙有个人翘着腿，脸上架了把蒲扇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扇。听见脚步，那人就挥手说：“不在我这，要消热外面去。”

殷郊走近，爬上去伸手一掀，露出张蔫巴的脸来。姬发刚说完那话，心虚，想朝墙转身。他摇了两下扇子，叹气道：“你这人真是，早知道喊你去我那儿，这下好，咱们谁也没冰了。”

他说完也躺倒，姬发凑上来说：“也不全是，他们都去外头了，屋里是不是凉快点？”

“是没那么闷。可我还带酒了，怎么冰呢？”

姬发一骨碌爬起来说：“还冰什么？一出门不得让他们抢光了！我们快在这喝。”

殷郊拧开酒壶，他们在榻边晃着腿分了，姬发喝起来咕咚咕咚，跟马似的，殷郊忍不住拍他。

“给我留点！”

“呀，我热晕了，差点忘了中午给你留的葡萄，”姬发把酒壶给他，弯腰从床底掏出一只瓢给他，“这儿呢。”

瓢里是水，水里是半挂紫黑的小果子，说是葡萄，未免也太小太寒碜了点。殷郊蹙眉提溜起来，转了两圈。

“这叫野葡萄，”姬发揪两颗递到他嘴边，“马棚边长的，不能跟宫里的比，也挺有味儿的。”

殷郊咬开，脸立刻拧成一团，吐着舌头说：“酸！”

姬发再把酒又递给他，解释道：“就是这样酸了喝酒，喝了再酸，才叫下酒嘛。”

殷郊晃了晃酒瓶，已是强弩之末，他顿时没好气道：“咱们这点酒，还用得着下吗？”

不久天由橙色变暗，到了要掌灯的点，窗外依旧是闹哄哄的西岐人，屋里越发昏沉，殷郊挨他说下朝后的闲事：左尹在龙德殿门口跟他老爹吵架，新任的司命去劝，各挨一下，眼睛都肿了。这会反倒没那么热，姬发打扇，摇摇欲坠，不时哼一声，也不知道到底听进去几句话。殷郊看他都快睡着了，音调慢慢降下来，没几句，姬发突然说：“要巡防了。”

宫里的钟已经响过两次，门外的声响也渐渐小了，确要到轮班的时候。殷郊要从榻边下来，又觉得哪儿不对，再回看，姬发两颊比先前红了点，正直勾勾地盯着他。

“你是不是喝醉了？”殷郊想摸他的脑门，被躲开了。

“半斤八两，我没醉。”

“总不能中暑了，要不找人替你轮一班吧。”

“我没事，”姬发呲牙说完，语速又快了，“你的佩硌到我了。”

殷郊低头拍一圈自个儿的腰封，佩和环出门前都摘了，也不知道姬发又说什么昏话。他张嘴要凶回去，抬眼，这个人两腿敞得坦坦荡荡，露出的裆口潮了一块。

他扯扯嘴角，好几句话都憋回了肚子里。最后道：“都这会了，你要不去井房里舀水冲冲吧。”

“人多，不想出去。”

“这又没什么，不就是热的吗？”殷郊闭眼跳到床边，“不乐意出门就自己弄好了，我不看你。”

“哎，你去哪？”姬发坐起来拉他的手。

“你真傻，门口总要有人拦着吧。”

姬发的手立刻捏紧了，他回头，姬发两颗黑溜溜的眼睛正黏着自己，小声道：“你别走。”

（1）殷郊弹流水，以水自喻，意指自己初心不变；而且发哥接翔龙操，头两段分别是潜龙勿用，见龙在田、或跃在渊。郊是水，武王是龙，连起来就是龙在水里一会进一会出...

Q///Q

当然琴是我很多年前学的，早忘光了，所以细节一个字都不可信。（

## Chapter 3

### 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6.

殷郊垂下头摩挲耳根，琴在一侧，姬发在另一侧。他想起这件多年前的事，骤然间无从开口。经年来常有人告诉他，姬发变了——在牙帐和殿堂前，太公捋着日益稀薄的胡子说，武王仁而爱人，果毅有当，是长大了；他走到麦田和篝火边，西岐旧部告诉他，少主离家时还是个丁点大的孩子，如今蹿高了，肩膀竟然能护住天下万千的黎民；还有文焕，他们已许久未见，上回还是开朝前的夜宴，东伯侯喝了不少，话却出奇的利索：

“我就要去封地了，真君，原本你早不是我表哥了，但这一走，恐怕再难相见，有些话还是得说。我走后，武王就是周天子了，朝堂不比马上，新旧之纷错综复杂，姬发他……他一向比我们都聪明，权衡之术于他不在话下，可他是新王，不该为其所累。你从昆仑来，心清气静，他不会让你沾到这里的浊气，真君，你要……”他笑笑，“你多陪陪他。”

其实他们都是从宴上出来透气，不约而同，像还在过去的朝歌。宫廊后的鼓乐声不远，殷郊接手听他说完，突然有些不高兴。

“你担心他变了，为什么不自己去找他说？”

说话时他没想太多，但文焕的脸色却转而煞白，好一会才缓声道：“难怪，你还是从前那样。”

他至今无从得知表弟的想法了——正在这时，内侍来殿外寻他，说武王在宴席间丢了件宝贝，请他去找一找。这确实是姬发会逗他的话，当着旁人的面，隐晦又露骨，他抿嘴应了。走时内侍又朝东伯侯行礼，他也点头示意，文焕的下巴立刻绷紧了。自那以后，他们果然没再见过。

这是一件琐事，殷郊记得清楚，因为他唯独不爱听这样的话——有人要高抬武王，说他仁义、说他宽爱，有累世广德，可干嘛一定要说他变了呢？姬发从小就讲朋友义气，对身边的兄弟一视同仁，不吝惜自己得失，不轻言他人死生。这是一直都在的，文焕理应明白。可他眼里的姬发又何止这些？他见过姬发沮丧、迷惘，也有过沉沦，有过悲悯，有过无尽的怒火。那些人从没见过这些，从没真正了解姬发，区区“变了”两个字，何其轻微——什么变了？又变了什么？难道他曾经出生入死追随的武王是姬发，那个在冀州火海中茫然无措还一心救人的质子就不是姬发？

姬发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他看见十二旒冕下的周王这样想，看见雪龙驹上飞驰陷阵的武王也这样想，还有营房里那个有点狼狈的男孩，垂眉顺目，偶尔露出藏在眼里的鹰隼和狮子。他看见的姬发一直都是这样——千军万马前，文王之子没有变；滚滚黄沙边，西岐的武王没有变；四目对视时，周天子也还是他熟悉的那个姬发。

可姬发又说，没有人能一成不变。

这话什么意思？

这话在心里盘桓了好久，他起初烦躁，想抛到脑后，可它卡在那，无处可藏，总是撩着他的心神。他故作镇定，要逗一逗姬发，看看那些话到底有几分真，结果姬发又说：要带他回镐京、带他去朝歌。这下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高兴还是难过了——这个人说话总是横冲直撞，没轻没重，时而抛在空中，时而又坠下去。他突然恼火，用力推倒姬发，问：

“你是不是觉得来昆仑，我就变了？”

“是，”姬发躺在草上望他，“不知怎么，脾气变大了。”

“我没说这个。”

“人好像也更养眼了。”

他忍无可忍，朝面门给了一拳。姬发半拦半接了，掰开拳头来描他掌心的纹路，边画边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就是有点怕。”

殷郊瞪起眼睛，盯得人头皮发麻，姬发才缓缓道：“我是怕我变了。”

“咱们小时候在朝歌，整天围着殷寿转，不也没想到他后来变成那样？”姬发叹了口气，“原本他也不全是这样的人，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人心是这样，面对面挨着，也看不到底。

“东征时我常想，我到底是在替天行道，还只是在行自己的道？人哪能没有欲求和贪念，那我到底又想要什么？倘若我没有遇到你，没有亚父，没有那些来帮我们的人，我看不清脚下的路，又会走向哪里？往后我会不会变成下一个纣王？”

“你不一样——”

“我怕真有变心的那一天，就没法再护着你了，”姬发把他的手团起来，“但你在身边，我就不怕。我知道你不会变的，你一直是这样，也该是这样，我不会让他们用那些话来左右你……所以我在家等不到你回来，好急，我好想你……”他说不下去，起身来亲殷郊。

“你要是变，早该变了，”殷郊捏住他鼻子一推，“怎么会看不见底？我就能看到。”

“关系再好也得藏着点，我想你看见的，十之八九都是好的，”姬发又黏上来啃他，“也有不太磊落的，比如现在……”

他扣着殷郊的手，从喉咙一路摸下去。郊的手比他凉，掌心黏了点汗，到腹胯那，他下意识绷紧了，暗自思忖到：神仙也会流冷汗吗？他松开，两只手一前一后滑进马裤，殷郊先手从耻毛里握住了。他下面原先还硬着，坐久了不舒服，殷郊用指腹绕圈搓了两下，翻手扣住，弄得他很舒服。他的手原本贴着下面的手背，这会儿只能随着殷郊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

揉到前身那，殷郊还睁眼瞪他呢，他后脑顿时窜上一阵凉气，贴着的手也放开了。他一松，殷郊下手倒更重了，掐着根套他，弄得很急，几下刮蹭到肉。他憋住气不敢再乱说话，偷偷抬眼瞄上去，殷郊的腮肉突起一点，再往前想，他恍然大悟，这是生气了。

他俩闷着，谁也不说话。可他那很快就撑起来，殷郊换手来解他的腰带，动静也大，差点儿把人扯飞了。他牙根一酸，默默受了，殷郊再一股脑把腰下的衣服全撩起来，露出两条饱满的腿根，握着他的前身就要往下坐。

“我不该说有的没的，”姬发有些慌，想拦住他，“你别气。”

殷郊挡开他的手，穴嘴在他肉头上蹭了几次，还紧着，没吃进去，他突然有些泄气，垂下眼帘说：“我没生气。”

“我知道，也不要怕——”姬发揽着他的腰，顺下去揉了揉，“我不会变的。要真有我变得你看不清、也认不识的那天……你就回昆仑吧，找你师傅去，就当从没遇见过我。”

说话时，他挤进去的指头正好摸到凸起的软肉，抠几下，搭在他肩上的手立刻攥住了。分不清是这话还是性事的缘故，殷郊的眼角也红了，挺着腰来磨他。

他见了，心里像被一片羽毛撩过，既可怜又可爱，忍不住把心里话都说了：

“我以前总担心你在昆仑不够快活，现在想，要是尘世的俗人让你难过，还不如当个孤零零的仙人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要说了……”殷郊声气抖得厉害，要捂他的嘴，“我哪儿都不要去……”

他再把前头抵到殷郊穴口，那比先前湿软多了，吸咬着把他整根吃干净了。他躺着，殷郊摇腰在他身上起伏，腿内侧的深色腱肉挤成一团，看得他难得嘴馋，想含住咬几口。再有姿势的缘故，每次顶撞、他都要在那团肠肉里磨一下，再被狠狠一吸。他受不了，殷郊更受不了，每每仰头呻吟，都露出半截颤颤的喉咙。先前半个柿子下去，这会饿得发慌，他看了也想啃几口。

其实他仰头就能看见玉虚宫的飞檐，金光闪闪，可耳畔只有他俩放荡的喘息，还有交合的水声。他悄悄想：幸好殷郊是背朝后的，这样只能看见自己。

他到处打量了一圈，殷郊的袍子散在他腿上，胸口沁出汗水，湿漉漉的，正好从之前他留的斑痕边淌下，钻进腰缝里不见了。再往下是戳在腿根间的茎身，总不自觉吐水，耻毛被沾潮了，有些遮不住下面的肉球，正随着交合不断坠在他小腹上，也撞出了响声。

他看得心满意足，把那根裹在手里，忍不住还想捏腿根的软肉。殷郊那块儿怕痒，立刻松开把他吐出来，腾出手擦身后的衣服，换成蹲坐在腰上；另一只手撑在草里，指头都被染上了绿色。殷郊挺身往下坐，再想摸身前那根时，姬发先箍在手里揉了下，又压在自己腹沟上套。殷郊低头看他肚子被自己那根深色东西弄得好湿，一下夹紧了。

“哎，你轻——”姬发说不下去，慢慢把手松了。

他射在殷郊里面，明明也许多年了，那点细微的声音传出来，他耳朵还是红了。等他差不多干净，殷郊也把自己东西弄出来，精水好多，溅在他肚子和胸口上，很快就凉了。

殷郊直起腰，他那根就滑出来，耻毛都潮透了，前头磨得发红，沾着浮末和黏液，看着好糊涂。殷郊爬到他臂弯里躺倒，翘起半条腿搭在他身上，抓住手让他摸摸后面。

“不舒服？”

他顺着腰窝往缝里摸，沾了一手，再有那道小口，还没合拢，又烫又软，戳一戳还能挤出汁水。殷郊吊着气喘，他每动一下手，就在他耳垂上咬一口，偏偏不说话。

他盯着殷郊，肩上的头立刻埋紧了。姬发想：哎，殷郊求人时候怎么总跟小孩似的？殷郊勾着他脖子不愿松手，他没好意思说出口，伸手把殷郊翻过来揉肚子。

他下面还软着，想弄硬点再进去，贴着殷郊股缝蹭了几下。殷郊等不及，侧抬起腿，朝后伸手想把他那根扶进去。

他被轻轻一扯，头皮都酥了，低头再瞧，殷郊的手正半叠在自己胯间那二两肉上，这场面何其熟悉。他勾起嘴：

“你的手怎么好像总也长不大？”

7.

“你的手怎么好像总也长不大？”

姬发说完，仰头坐在榻上喘气。

殷郊在一边帮他弄，王孙下手没有轻重，弯腰装模作样地套，半截袖口还老蹭着他，磨得他心猿意马，好想跳下床绕屋子跑三圈。

“你就会挑三拣四，”殷郊抬头凶他，脸一下挨得好近，“还要不要我帮你了？”

“要要要，”姬发赶快握在他手上，生怕他一撂手跑了，“我是想你一直比我高，可手总跟我一样大，怎么这样……”

他下面立刻被捏紧了，姬发汗毛都立了，赶忙改口：“其实是这几年都长个儿，你手变大，我也长了，看着就没变化。”

他说着忍不住射出来，落在殷郊掌心里，屋里有淡淡的气味浮起来。殷郊举着手叹了口气，等他把裤子系好才挪开，说：“也不能老这样，你好歹是西岐世子，要是在家里，这个年龄是该通房了。”

他说得正经，姬发脑门一烫，差点把自己擦过的旧衣服甩出去，想想不妥，又把那只盛水的瓢拿来，让他洗手。

“我老头哪管这些？”姬发捧着瓢说，“我们那麦子地里根本没这习惯，要是看对眼，牵上手，就直接在一块儿了。”

殷郊顿手，低头憋笑问：“说成这样，那你牵过没有？”

姬发弯腰绑靴子，声音有点闷：“在家没有。那都多久以前，小孩又不讲这个。”

殷郊抖掉水，在袖子边擦了擦，说：“可这些事也不能蒙头转向，总得有人教一教吧？”

“顶多那也是我哥管我，”姬发说，“别说喜欢谁了，他要是知道我跟姑娘碰一碰手，肯定得追着念叨三天三夜。”

“其实我在宫里听说，也有男人……一起那样……”殷郊低声说，一抬头，姬发又那样盯着自己，两只眼亮堂堂的，他被看得说不出口，“不说这个，你快去巡防，迟了崇应彪又要找你茬。”

“我又不怕他。你刚刚说男的哪样？”

“还能什么？都是宫人的闲话，”殷郊推了他一把，“你去吧，有人等你呢。”

姬发抬起他的腿从后面挤进去，不紧不慢地偷。殷郊的肩背全都抵在他前胸，好大一团，好像颗饺子。干这事原本不该分心，但他想到这又饿了，忍不住去咬殷郊的耳垂。

“指甲还疼吗？”

殷郊摇摇头，他们没再说了。姬发正在兴头上，一下顶到很深去，停在里面来吮他的颌角。他慢慢松开腰，身后肉液搅动的水声听得一清二楚，姬发又开始卡着脖子来操他。每次捅进来，他喉咙上的手就要轮一遍，时而剔挑，时而匀手，他被撩得好痒，眼光飘到身侧，突然明白过来：姬发把那道疤当成琴弦了。

“我们快走了，”姬发贴在他脸颊边说，“让我把这曲弹完吧。”

他闭上眼睛，正到刺伏，姬发另一只手在他腰际节节攀升，徽位停在肋骨，游龙扶摇而上，破云而出；转而又轻浮于云海，时出时进，游刃有余；龙尾拨弄云稍，意在九五，转腾起伏间，嘴衔日月，脚踏星河，又统统丢在脑后，继而交游天际，肆意无束。

这时已到亢龙有悔，殷郊偏头拨开他的手，调便乱了。他原本想：傻，我要是宫琴，你还怎样从心所欲，又不逾矩？但姬发另一手也停了，他反倒有些语塞：

“我不是那架琴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姬发从后面滑出来，抵在他腿根间泄了，“以后只当我的琴好不好？”

“那早晚要成孤琴，你好贪心。”（1）

“我怎么能不贪心？”姬发拿指腹轻轻揉他泛肿的穴嘴，湿软得不像话，“春梦无痕，我怕我醒来就都忘了。”

“我记着就好。”

“要都是美梦的话，我既想永远不醒，又怕睡得太久，耽误了尘世，”姬发吁了口气，“看来我是个爱操心的苦命。”

殷郊闻言转身问：“这哪能一直睡下去？醒了还有人等着你呢。”

姬发一愣，问他：“之前我在山上遇见那个，是不是你师傅？”

“我哪知道？要是手朝下拿着拂尘、爱往上捋胡子的，多半就是他，要么就是我师叔。”

“难怪，他跟我说有人等我，”姬发理理他的头发，“说完他就没影了。我当他说你，现在想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今天没骗你，”姬发凑近说，“我脚上的伤，一点不疼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我身上的疤又不是白来的。我想咱们玩闹够了，也该醒了。”

殷郊捏着他鼻头看了会儿，突然松开手：“说的也是，昆仑待得我好厌，得快点回家找你。”

（1）流水说伯牙抚琴，和路过的子期引为知己，没想到子期哥是个短命鬼，他死后就有伯牙断琴一说。当然，历史上时间不对，凑合看吧

8.

姬发醒来，手腕不知被什么被硌得发红，他缓了会，瘫在榻上不想动弹。屏风后也不知哪个笨手笨脚的宫人收拾东西，窸窣窸窣，一直在耳边磨蹭。他烙饼似的来回滚了两圈，动静竟还没消停，实在忍不住翻起身，要赶人出去。

不想他坐起，那人立刻停了。一颗脑袋从屏后冒出，原来是殷郊。

此刻近在眼前，远在天边，反倒分不清是醒是梦。殷郊立直身子，依旧是撇着嘴的冷峻仙人模样，但换过常服，比先前带点倦态，从屏风后绕出来，两条胳膊上都搭着他的玄衣。他瞟过去，左边是上朝穿的，右边是下朝脱的，横竖都皱巴巴的。前几天在宫里幽怨难眠的记忆顿时翻江倒海般袭来，他一激灵，不动声色，把卷在褥子里的马裤又塞进去点。

殷郊抖着衣服走来，道：“好奇怪，我从燕门走过来，怎么外面一个宫人都没有？”

他刚想好借口，殷郊又问：“我也才走半月，屋里怎么都成这样了？”

武王答不上来，只能咧嘴一笑。

殷郊把朝服捋顺放下，张手露出那团蜡烛块来，难以置信地望着他：“别的就算了，你折腾这个做什么？本来两截好好的都能烧，坨在一起还怎么用？”

他说话时，姬发昂首扶膝端坐着全听了；他说完，武王一个字也没记住，顾左右而言他，只问：“你回来，是昆仑的法会讲完了？”

“没呢，但我先走了。”



姬发赶忙拉着他袖子问：“那你还要回去？”

殷郊挨着他坐下，坦荡地答：“不回了，给我师傅赶出来了。”

姬发大吃一惊，问怎么回事。

殷郊把烛块丢给他，说话前自己先笑出来：“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清早天尊在上面讲课呢，我没忍住打了个瞌睡，挨着台柱睡着了。师傅偷偷把我拎出来，说我朽木不可雕，心早不知道飞哪儿去了，再坐那是浪费时间，回吧。”

“没了？”

“你还想有什么？”殷郊眉头竖了竖，“我都挨他批了。”

姬发捏着蜡烛讪讪道：“你回来我当然高兴，就是怕往后对你在昆仑有影响……”

“能有什么事？我一想，他说的对，来山上求道的人那么多，这辈子能赶上法会多不容易，我既然无心听道，再待是挤了别人的位置，就回了。”

他勾着嘴，像还有话想要说，姬发一把抱住，埋在他肩头喃喃低语：“也好，可算回来了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，从前那么久见不着面都挨过来了，这会儿二十天跟等半辈子似的。”他勒得好紧，殷郊推不开，只好顺顺他的头发，安慰道：“这有什么？我也想你呢，我今天还梦见你了。”

“梦到我什么了？”

“昆仑没几个能说话的人，我梦到你来，就带你去没人的地方偷偷讲了许多闲事，唉，有些话好傻。”

姬发弯眼盯着他说：“我不嫌傻，梦里说了什么，你都再给我说一遍。”

“这哪还记得清？都模模糊糊的，不然怎么叫梦呢，”殷郊双手摁在他肩上，“你在宫里发别的疯，把人都赶跑也算了，我问你，这蜡烛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武王来回扭了两下，蚊子似哼道：“它们成双成对，我不爱看。”

“有个词说返老还童，就是你这样，年纪越大，越像个小孩儿。”

“管他们说去，”姬发搂着他耳朵小声说，“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也做了个梦。”

殷郊听到这，蜻蜓点水般扫了他眼，立刻又垂下。他贴着耳朵，把那些事捡几件都讲了，每说一句，殷郊的睫毛就轻轻颤一下。姬发说到最后，松开他的脖子：“到这我突然就醒了。原来是你回来了，心有灵犀，我可不就醒了？”

“可真是心有灵犀，”殷郊揶揄道，“我看你刚刚在床头都快翻出烟了。”

“那也都起来了。反正还早，你回来好累，再上来躺一会，”姬发把他往榻上牵，“正好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我要带你进明堂。”

“进就进吧，东征那些勋臣，不也一样进太庙吗？”

“是，我都想过，但也不全相同。往后祭典，也许该塑凶神法相，当神仙不是件全然快乐的事，其中许多苦果，都藏在金身背后，他们见了凶相的神仙才会去想；另一件是我的私心，哎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”

原本殷郊都钻进被子里了，听完这话又转身，稀罕道：“原来天下还有能让周王不好意思的事，快给我长长眼吧。”

姬发举起手给他比划，道：“要是塑像又高又凶，青面赤发，三头六眼都朝下瞪，谁还敢抬头看你？”

“也有理，我哪知道你想什么？”

姬发的手落回被窝里，悄声说：“你是伐纣的英雄，是昆仑的仙人。可不管怎样，也都还是殷郊。我既想他们都清楚明白地看见你，又不想你被别人看着丁点儿，怎么会这样？”

殷郊缓缓挪过眼，轻描淡写道：“一听就是你会琢磨的事，我一点都不奇怪。”

“真的？”姬发搓搓脸颊，“可我说完好羞啊。你看看我，你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于是殷郊偏头来看他，姬发额角被床笠压出半块纹路，眉头耷着，好窘，眼角也溢出细细的纹，像凤鸟的尾巴朝上翘起。十数年沧海桑田，原来又这么短，眼前的人已经是改朝换代的新王，天下共主，可跟过去比好像也没什么不同——姬发小时候总比他长得慢一截，这些年长长停停，也还缺了点；从前姬发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一道弯弯的缝，现在依旧是那



副傻样；还有姬发老闲不住手，爱偷摸着折腾，怎么好多年都改不掉这毛病？是不是变成老头也要缠衣带玩、捏蜡烛玩？

“还能什么样，”刹那间好多话在心里闪过，殷郊重又仰平，盯着床帐上翩翩起舞的神鸟说，“眼下就是个跟我一块儿躺着的人罢了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”姬发捻了两下被角，“那你告诉我，乐意还是不乐意？”

殷郊没动，伸出手搭在他脸上，碰了碰下巴。

姬发立马捉住手塞回被窝里，有些压不住笑意：“好好，那我不啰嗦了，睡吧。”

不久身边静下来，他想起殷郊从前装睡，眼皮搭着，眼珠同睫毛都抖得厉害，什么也藏不住；他一直不走，最后竟真把殷郊给盯得睡着了，于是又靠近看。

近是熏香，混了草木气，他顺着味儿闻，发现殷郊耳后的颈子上有块绿痕，他吸吸鼻子，感觉像青草汁，蹭点在指头上尝，突然无声笑了。

姬发再躺下，从袖口里摸出先前硌手的东西看，一颗扁扁的柿子核，分明又是粒玛瑙，他抛起来攥在手心里，侧头望着殷郊想：

难怪人人要去昆仑，原来世上竟真有美梦成真的事。

## Chapter End Notes

小别胜新婚，两个人醒来见面都揣着明白当糊涂呢～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